

黑暗中的触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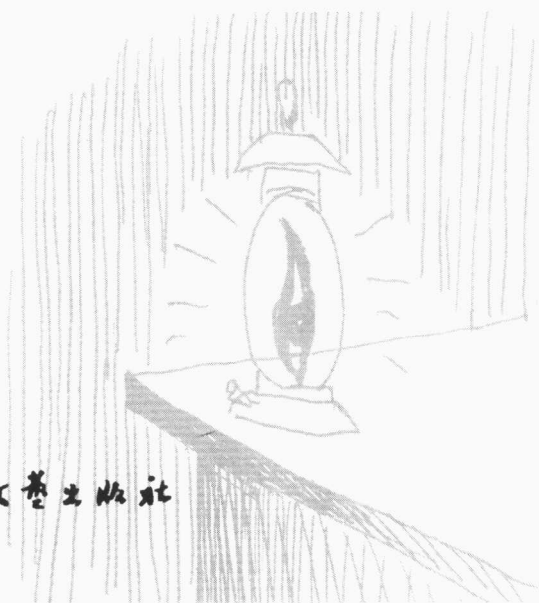
李东辉 著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黑暗中的触摸

李东辉 著

 黑龙江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暗中的触摸/李东辉著. - 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

2006 ISBN 7-80673-647-6

I.黑... II.李... III.

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61194 号

书 名:黑暗中的触摸

著 者:李东辉

责任编辑:刘斌武

美术编辑:美 慧

责任校对:贾 伟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 址: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0311-88643224 88643226

传 真:0311-88643225

印 刷:廊坊市百花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字 数:200 千字

印 张:10.875

版 次:2006 年 3 月第 1 版

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80673-647-6/I·358

定 价:23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序

车前子

李东辉给我发来他写的散文随笔，我读后，竟然一时无话。

写作使我衰老。我老了，在心态上——很怕走入别人的世界。别人的悲欢离合有时候更让我不能忍受。我倒能静观我自己的痛苦，昙花幻白的两三小时。张岱曰“做忠臣怕痛”，其实做读者也是怕痛的。

我又把他发来的散文随笔读了一遍。在《清点生命的行囊》中，李东辉写道：

老友相聚，在感叹时光飞逝、岁月无情中说起往事，那也不能说是怀旧，只能算是叙旧。

这段话很让我感慨。我看到我与李东辉的区别，这区别也简单，即我是怀旧的，他是叙旧的。尽管我们都一样感叹时光飞逝。

怀旧是独白，是自言自语；叙旧则有一种对话的可能。叙旧的生命形态要比怀旧积极一些。也就是说，李东辉的散文随笔中有向上的劲头：

它是追阳光而长的枝条，也是射入蓝天的一根箭。

我这么说，其中有赞美，也有挑剔或批评。追阳光而长的枝条，肯定是健康、朴素的枝条，但也难免硬邦邦与直挺挺，即李东辉散文随笔的大好处在朴素，他就是挥洒得斑斓五色：“老槐树轰然倒地，粗大的树桩赫然将一张惨白的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暗褐色的不规则的环形纹密密麻麻呈现于树桩的横截面上，像圈圈涟漪，道道波纹，又像老人脸上的层层皱

纹，长大后才知道那是树的年轮，是树的日记。原来树也是有灵性的，它知道自己不会永远活着。它把所有的秘密藏于生命的内部，等着识得年轮的人来破译阅读（《老槐》）。”

这段文字绘声绘色，有比喻，有发挥，也还是朴素。凡好处里皆藏身坏处，朴素里藏身的是质直。李东辉的散文随笔质直了一点。而射入蓝天的一根箭，自有气势，但因为要射入蓝天，力就用得偏大。文章能写到手无缚鸡之力，也是本分。但我也没有要李东辉用软刀子杀人的意思。

这不会扫了李东辉的兴吧。我正因为与李东辉有一种难兄难弟的亲密感，才说了点意见。平日里我差不多已经到了老画家的境界，无论什么人拿画给他看，他只说四个字：“好啊好啊！”

人属于较少理解的范畴，也就是说文章之中或背后的现实并不能被人分享——如果如此说绝对，那就说文章之中或背后的现实并不能被人随意分享，这恰恰是作者的尊严。李东辉也是如此，所以我想我是不得要领的，所做的一切或二分之一一切，无非是“也就是重回到找朋友的游戏圈里来（《关于黑暗的记忆》）”。

叙旧的李东辉及人，及物，他在《老友茶缸》里与茶缸对话：“当寂静的小屋飘满茶香的时候，就有了一种想与茶缸对话的冲动。当然，那是一种无言的交谈，无需言语的介入，像一对多年老友桌前小酌。动一下酒杯，递一个眼神，所有的一切也就心领神会了。在这样的情感氛围里，语言所承担的表达与表白的功能全部失去了意义，说话完全成了一件画蛇添足的事。”

我读李东辉的散文随笔，的确感到了这样的情感氛围，于是对我而言，写序完全成了一件画蛇添足的事。

是为序。

2005年9月4日星期日，下午，苏州，三板桥

目 录

序 / 1

心路无痕

关于黑暗的记忆 / 3

触摸自己 / 11

生命断想 / 14

三十岁的断想 / 17

梦回童年 / 19

享受孤独 / 20

小菊苗 / 22

秋夜遐思 / 25

思念太阳 / 28

老槐 / 30

感受自己 / 36

一个人的感动 / 39

春夜听雨 / 40

友情之外 / 42

柳絮飞 / 44

坚强 / 47

死亡与他、你、我 / 50

老友茶缸 / 53

找回自己 / 56
清点生命的行囊 / 62
温柔的反抗 / 65
想怎样的人和该怎样的人 / 67
家花与野花 / 69
一条看不见的路 / 71
水柜 / 75
寻找生命的根 / 81
男到四十 / 84
雏雀·花猫·童心 / 87
忠告自己 / 90
命运如石 / 93
我不想写征文 / 96
渴望平等 / 98
不幸中的庆幸 / 99
咀嚼软弱 / 103
古井 / 105
祖坟 / 107
病的冲击波 / 113
逞能的教训 / 115
英雄的人格构成 / 119
关于《生命留言》的留言 / 122
无缘之物 / 124
民族文化、流行歌曲及其他 / 126
设问自己 / 128
把生命叠成纸船的模样 / 132

生命阳光

- 母亲的泪水是条河 / 137
- 父亲的老屋 / 142
- 父子之间 / 145
- 夏天的感动 / 148
- 真儿 / 151
- 丑老太 / 153
- 寄给北京姐姐 / 156
- 一路开放的爱之花 / 159
- 一盘瓷水果 / 161
- 朋友 / 164
- 她是一缕轻柔的风 / 166
- 盲杖,天使 / 175
- 梦里落花,红颜犹在 / 182
- 记一位失明的老人 / 185
- 乡情 / 190
- 当爱已成往事 / 193
- 雨中往事 / 195
- 晚景如梅 / 197
- 小院心情 / 200
- 我的农民父亲 / 202
- 活着的理由 / 206
- 高尚的理由 / 209
- 开亮所有的灯 / 211
- 失约 / 214
- 不过如此崔永元 / 218
- 成长的故事 / 222

走进春的怀抱/ 225

作家、读者和一个女孩儿/ 228

用爱导航

白菜花开/ 235

学会收藏/ 239

快乐原则/ 242

抓周/ 244

忘却“助残日”/ 247

一盆玉树/ 249

找到活着的感觉/ 251

打捞快乐/ 253

打牌·下棋·看人生/ 255

人生思绪/ 257

关于“非典”的题外话/ 260

灯之悟/ 262

寻找人生的支点/ 265

幸福是禅/ 268

守住这片绿洲/ 270

期待/ 272

活着的高度/ 275

珍重/ 277

自知自省与自尊自爱/ 280

人生难逃一累/ 282

话说“活着没劲”/ 2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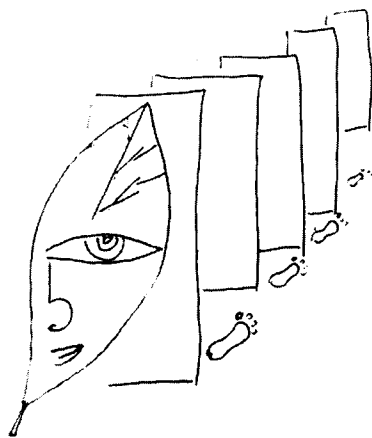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被忽略的话题/ 286

也说人际关系难处/ 288

四季心/ 290

留意春光/	294
摸鱼/	296
揽枣情结/	298
做功课/	300
这样的温馨不浪漫/	302
爱情、梳子与剪刀/	305
不会失去花裙子/	307
吹柳笛的女孩儿/	309
在雨中醒来/	311
永远的遗憾/	313
吃饭趣谈/	316
爱的哲理/	318
读书与反刍/	321
生命的尊严/	323
抓豆儿/	326
拒绝理解/	329
风铃叮咚/	331
后记/	334

心路无痕



关于黑暗的记忆

黑暗是生命的摇篮，这念头很古怪。我怀疑自己的大脑是否出了问题，然而，我很清醒。清醒得能看清黑暗中那些游移不定的真实和那些不可撼动的虚假。黑暗把沉眠的生命从梦中摇醒，把醒着的生命从困厄中摇入梦乡。于是，我便在醒梦之间，寻找着那些与黑暗相关的记忆片断。

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演化过程，当生命发育成人的形态，便带着无限的冲动与热望艰难而执著地破门而出，黑暗留在了身后。当那根与母体相连的脐带被冷硬的铁剪切断时，他哇地一声哭了——是被冷硬的铁剪与从未见过的光明给吓哭的。习惯了黑暗中的温暖与爱抚，他哪里见过这样的世界。伴着那一声撼人心魄的哭喊，他吐出了最后一口羊水。从此，这世上又添了一个多灾多难的孩子。此前在黑暗中发生的一切以及有关黑暗的记忆全部丧失。此后，他开始用一生的寻找与思索试图复原那些有关黑暗中发生过的故事。风风雨雨中，他问自己：“我从哪里来？”坎坎坷坷中，他问自己：“我到哪里去？”一生的行程，一生的找寻，他始终弄不明白，为什么要到这世上来。一生所为，似乎都是在听从某种旨意的安排。理由很简单，照这旨意做，便有好处。然而，好处仿佛也不能作为答案，也无法为那丧失的记忆和一生的找寻作出说明。因为这好



处只跟旨意存在着因果关系，跟生命本身毫不相关。明白自己干什么是经验的积累。譬如，好好读书，便可以上好大学，便可以有好工作；投机钻营，便可做官，便可发财；想方设法让自己漂亮，是为了招人爱，而招人爱就会使愿望得以满足，因此种种的好处便成为旨意，照此行事，便得好果（非佛家之善果）。而生命本身只和黑暗存在着因果关系，因为生命的孕育过程是在黑暗中完成的。遗憾的是当生命以果的形式（或者叫爱的结晶）出现的时候，就丧失了对黑暗的记忆，亦无任何经验可资借鉴。黑暗所赋予生命的旨意都以密码或碎片的方式潜含于生命的过程中。所以，人生的终极意义就是为了破译这些密码，找回所有的碎片，然后就死掉。

二

关于黑暗的记忆的恢复是从怕开始的，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具体年龄已说不清了，大抵该是还需要母亲哼着眠歌偃我入梦之时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幽暗的土屋里便有许多怕的手从四面八方伸来，抓挠着我那颗稚嫩的心。于是母亲忙着燃亮土窗台上那盏不知用了多少年的煤油灯。矮小黑暗的土屋里就有了另一种光，柔柔的，暖暖的，如母亲的肌肤，心中的怕就被这如豆的光赶跑了。然而，心依然不那么踏实，眼睛仍不敢朝窗外和房间角落处看。天又晚了一些，母亲开始打开炕角处的被卷，然后为我脱光衣服，安顿我睡觉。依稀记得，那时最大的渴望就是盼着母亲赶快忙完手中的活计。终于，母亲也要睡了，她先是一口气吹灭窗台上的煤油灯，旋即躺下，轻轻揽我入怀。小屋里一片黑暗，死一样的寂静，怕的手忽又从四面八方伸将出来。此刻的我惟一的指望与依靠便是母亲的怀抱。我紧闭着双眼，蜷缩起双腿，紧紧偎着母亲，每有一点儿响动，我便下意识地贴紧母亲，母亲的手臂将我揽得更紧了。粗糙而温热的手轻轻地拍着我，嘴里还轻声哼着什么。紧偎在母亲胸



前的我分明听到了母亲胸腔里咚咚的心跳声。现在想想，那时的母亲也是怕的。只是她比我多了些黑暗的记忆，更懂得黑暗赋予母爱的责任。人之初的我，关于黑暗的记忆是和母亲的怀抱连在一起的，我假在母亲怀中的姿态便是复原我未曾出世前的某种状态。

黑暗制造出怕来，将我赶进母亲的怀抱，让我明白了黑暗的第一道旨意——生命不能没有可以依偎的怀抱。于是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将倾注毕生精力，为自己寻找着一个可以依偎的怀抱。

三

再长大了一些，大约五六岁的样子，我学会了玩一种游戏。一群孩子聚在一起，几个十几个不等，找一块空地，一个伙伴被手绢蒙住眼睛，其他人四下散开（当然，是要有一定范围的）。被蒙住眼睛的孩子开始黑暗中的寻找与抓摸。此游戏名曰找朋友。倘仅限于此，这游戏也无大趣，有意思的还在后面。被蒙住眼睛的伙伴如果抓住的是同性，他俩便称做兄弟或姐妹，倘使抓到的是异性，就要扮做夫妻，到一边去过上一会儿夫妻生活：小媳妇用泥巴做成饼子、窝头，等着下地干活回来的小丈夫享用，小丈夫拾来的一些柴草当做收获的粮食，最后，他们用脱下的衣服包上半块砖头当做他们的孩子，一起抱着回娘家（也就是重回到找朋友的游戏圈里来）。

每每玩这样的游戏，我总是争着第一个被蒙上眼睛，虽时常弄出丑态，却痴心不改。在黑暗中抓摸自己的朋友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。渐渐地我发现常被我抓到的总是那两三个人。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女孩子，一个小名叫妞子，长得很丑，性格泼辣；另一个叫华子，长得很美，有着一双秋水般的眼睛。确切地说，妞子不是被我摸到的，更多时候，她是自投罗网（用时的话说叫“投怀送抱”），玩过家家时，也是那么大喊大叫。



华子则不然，她更多的时候是用那甜甜的浅笑和细碎的脚步引我上钩，过家家时，她也是柔情万种，温婉可人。然而，无论是自投罗网，还是暗送秋波式的引诱，都是有意让你摸到，不然，一个被蒙住眼睛的人无论如何是斗不过睁着眼睛的。游戏玩的多了，心里便有了一个企图，将来一定娶妞子和华子做老婆。一个为我干活做饭，倘受了欺负就让她为我出气，这等事，自然该由妞子承担。另一个整日陪着我，为我生一群漂亮的孩子，这自然非华子莫属了。

长大后，妞子嫁了别人，华子甜甜的浅笑、细碎的脚步声也渐渐远去了，最终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，当命运的手再一次蒙住我的眼睛，游戏便又重新开始了，在一个看也看不见、走也走不出的圆里，隐约传来甜甜的浅笑和细碎的脚步声，像风，把生命的水分悟化成一朵洁白的云；像梦，将一生的故事诗化为一个如花的笑靥。黑暗中响起一串泪光闪闪的歌：“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我要找个好朋友。”

四

从小就羡慕会画画的人，总觉得那是一件极美妙的事。一条小河，一排小树，一架小桥，被画家挪到了纸上，比起那本来的河，本来的树，本来的桥就好看了许多。画家的手和笔定是得了仙气儿，不然，他怎么会画出那么漂亮的美人儿。八岁那年，我进村里的小学念书，除了认字、算术，还希望老师能教我们画画，然而老师始终也没教。于是我对母亲说：“我想学画画。”母亲只读过三年夜校，认不得几个字，鞋底纳得很精致，但充其量也只能纳出一个“福”字或“寿”字来。听我说要学画画，母亲说：“画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妈教不了你。”我又去找父亲，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父亲想了想，对我说：“我先教你写字吧，把字写好了，再学写文章，把文章写好了，再去学画画。”从此，每逢父亲从县城机关回家，就在



炕上放一张吃饭的方桌，点上一盏煤油灯，研好一池墨，铺开一张旧报纸，手把手教我写毛笔字。父亲说：“写字首先要练好笔画，写横要平，写竖要直，横平竖直是写好字的基础，这跟做人是一个道理。”我想起春节父亲写对联的事，就问他：“你写的毛笔字怎么不是横平竖直，那些字我都认不得。”他笑了，摸着我的小脑袋，开导道：“我是说写字要从横平竖直练起，把横平竖直写好了，写熟了，再学字体的间架结构，谋篇布局，然后再把你自己的个性加到字里去。”父亲的话我似懂非懂，练字的兴趣也没持续多久，一来是父亲经常不在家，没人教我，二来是我没那份耐心。心想画画跟写字有啥关系，不练字照样可以画画。于是，我开始用铅笔画画，凡是我眼睛看到的就想把它画出来，然而，我却什么都画不出来，画自家的房子，就是一个开了两个方口和一个长口的方块，还是一个歪歪斜斜的方块；画村口那棵老槐树，妈妈说是鸡爪子长倒了；更令我恼火的还是画人，任我如何睁大眼睛，如何用心观察，却怎么也画不出个像模像样的人来，我百思不解。我每天都和大大小小，美丑不一的人在一起，为什么就不能画出个人来呢？不好意思再去问父亲，就跟母亲说：“我怎么就画不出一个好人来呢？”母亲笑道：“傻小子，那叫画不好一个人，画人哪有这么容易的，难着哩！”说到这里，母亲停了一下，尔后又喃喃说道：“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然而，我依旧弄不明白，我眼不瞎手不残，怎么就画不好一个人呢？

字没写好，画没学会，竟也稀里糊涂地上了大学，此时，我已完全失去了画好画的信心，也愈加理解了母亲当初说的话是对的。大一新年晚会，有一个游戏很有意思，跟儿时找朋友的游戏类似，用手绢把一位同学的眼睛蒙住，然后给他一支粉笔，领他到黑板前，请他画一张人脸。同学们争先恐后，一展画技。我也不甘寂寞，争着让同学蒙上眼睛，几笔下来，在同